

語言學論叢

第十七輯

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

交換

交換

商 务 印 书 馆

語言學論叢

(第十七輯)

北京大學中文系《語言學論叢》編委會編

商 務 印 書 館

1992年·北京

HBP2/04

《语言学论丛》编辑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福堂	叶蜚声	刘勋宁	朱德熙
陆俭明	陈松岑	何九盈	岑麒祥
林 焘	周祖谟	唐作藩	蒋绍愚

本辑执行编辑: 何九盈

YǔYánXué Lùncóng

语 言 学 论 丛

(第 十 七 辑)

北京大学中文系

《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0070-X/H·33

1992 年 3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2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192 千

印数 0-1500 册

印张 8 1/8

定价: 3.50 元

目 录

“入派三声”补释·····	林 焘 (3)
从等韵到《中原音韵》·····	薛凤生 (19)
《字母切韵要法》再辨·····	耿振生 (31)
《广韵》双声叠韵联绵字的语音研究·····	陈 燕 (60)
文白异读与叠置式音变·····	王洪君 (122)
金华方言的儿化·····	朱加荣 (155)
谈谈后缀·····	王绍新 (170)
《孟子》的述宾结构·····	崔立斌 (187)
古汉语“体词+之+于……”格式的调查·····	刘淑学 (222)
训诂札记·····	曹先擢 (235)
古汉语词义札记·····	张双棣 (240)
“斤”辨·····	刘勋宁 (252)

CONTENTS

- Addition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distribution of entering tone among other tones'..... Lin Tao (3)
- From Deng Yun to *Zhongyuan Yinyun*...Xue Feng-sheng (19)
- Another interpretation of *Zimu Qieyun Yaofa*
..... Geng Zhen-sheng (31)
- A phonetic survey of the alliterative and
rhymed compounds found in *Kuang Yun*.....Chen Yan (60)
- Sound shift revealed by the superposition of
oral and literary readings of word mor-
phemes.....Wang Hong-jun (122)
- Retroflexed finals in Jinhua dialect.....Zhu Jia-rong (155)
- Some remarks on suffixation in Chinese...Wang Shao-xin (170)
- Verb-object construction in *Mencius*..... Cui Li-bin (187)
- A survey of the pattern 'N+之+于' in an-
cient Chinese..... Liu Shu-xue (222)
- Miscellaneous notes in etymology..... Cao Xian-zhuo (235)
- Notes on the meaning of some ancient words
..... Zhang Shuang-di (240)
- On the meaning of '斤'Liu Xun-ning (252)

“入派三声”补释

林 焘

周德清《中原音韵》提出的“入派三声”现象揭示出汉语从中古到现代的一条重要语音规律。在现代广大的官话区域内，绝大多数方言都是遵循这条规律的。对这条规律的产生背景和发展情况前人已经有过不少论述，但有些问题始终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甚至看法完全相反。本文只集中讨论其中的两个问题：一是《中原音韵》“入派三声”的性质，一是现代北京话“入派三声”的规律。前者是“考古”，后者是“释今”，主要根据旧日札记补充修改而成，作为前人研究“入派三声”问题的补释。

（一）《中原音韵》“入派三声”的性质

《中原音韵》把入声分别派入三声，按说这已经足以证明当时入声已经消失。三十年代，赵荫棠在《中原音韵研究》（1936）一书中还引了陶宗仪《辍耕录》里的两句话作为旁证^①，我们无妨多引几句，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这条旁证的背景。《辍耕录》卷四“广寒秋”条引虞集咏蜀汉事所写的散曲，两字一韵，其中有不少入声和平、去相押，于是陶氏说：

“盖两字一韵比之一句两韵尤难。先生之学问该博，虽一时嬉戏，亦过人远矣。……今中州之韵入声似平声，又可作去声，所以‘蜀、术’等字皆与鱼、虞相近。”

陶宗仪只比周德清约晚三四十年，虞集又是曾为《中原音韵》作序

① 赵荫棠《中原音韵研究》13—14页（1956年商务印书馆重印本）。

的名流学者,这条材料可以说是相当有力的旁证。六十年代,廖珣英对关汉卿和诸宫调的用韵做了统计分析,发现入声叶入三声的现象已很普遍^①,这可以算是当时入声已消失的又一个旁证。

首先提出《中原音韵》仍保存入声的是陆志韦先生。陆先生在《释中原音韵》(1946)一文中根据周德清对“入派三声”的安排和解释提出三条证据证明当时入声仍然存在,^②从此对这个问题形成了完全对立的两派意见。最近杨耐思同志在《中原音韵音系》(1981)一书中赞同陆先生的看法,并且做了进一步论证^③;但是王力先生在给该书写的序里又明确表示“我始终不肯采用陆说”,可见这个问题至今还远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

从《中原音韵》对“入派三声”的安排看,入声虽然已经派入三声,但并没有混入三声,凡原是入声的字,一律放在三声之后,前面冠以“入声作某声”,界限是很分明的。从周氏自己对“入派三声”的解释看,更让人感觉当时入声似乎确实仍然存在,在“中原音韵正语作词起例”中,周氏曾多次谈到“入派三声”问题,这里只举出最重要的两条:

“入声派入平、上、去三声者,以广其押韵,为作词而设耳。然呼吸言语之间,还有入声之别。”

“入声派入平、上、去三声,……次本韵后,使黑白分明,以别本声、外来,庶便学者。有才者本韵自足矣。”^④

周氏在《中原音韵·自序》中又说:

“夫声分平仄者,谓无入声,以入声派入平、上、去三声也。……派入三声者,广其韵耳,有才者本韵自足矣。”^⑤

① 廖珣英《关汉卿戏曲的用韵》,《中国语文》1963年第4期;《诸宫调的用韵》,《中国语文》1964年第1期。

② 《燕京学报》31期,58—60页,1946。

③ 《中原音韵音系》46—6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④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成本,卷一,211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⑤ 同上,175页。

上引三段话中有三点值得注意：1. “呼吸言语之间，还有入声之别”；2. 派入三声是为“作词而设”，“广其押韵”，对“有才者”则“本韵自足”；3. 入声“次本韵后，使黑白分明，以别本声、外来”。周德清自己的解释按说最有权威性，可以说这是主张仍保存入声一派的主要依据。

但是，对周德清自己的这些解释还应该放在当时他所处的语言背景中来观察，才能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

周德清是江西高安人，在《中原音韵正语作词起例》中说：“余尝于天下都会之所，闻人间通济之言”，在《后序》里也说自己“尝游江海”，但他的主要活动似乎只在家乡江西一带。虞集晚年告病回江西后为《中原音韵》写的序里说：

“余还山中，既且废矣；德清留滞江南，又无有赏其音者。”

这至少可以证明虞集在江西为《中原音韵》写序时周德清是“留滞江南”的。周氏的交游似乎颇广，不但有名流显宦虞集，还有西域人琐非复初，而且都为他作了序。《中原音韵》里提到的人名除以上两人外，还有为他作序的青原罗宗信，促使他编写《中原音韵》早死的青原萧存存，和他讨论问题的清〔青〕原曾玄隐。有趣的是这三个人都是江西同一个地方的人。虞集原籍四川，但寓居江西临川，老年仍回到江西养老，也可以算是周德清的同乡。由周德清在编《中原音韵》时期所交往的人主要都是江西本地人，也可以推测出当时他的主要活动是在江西一带。其中只有一个人不是江西人，那就是向他请教音韵的亳州孙德卿，周德清和孙有一段对话很重要：

“亳州友人孙德卿长于隐语，谓：《中原音韵》三声，乃四海所同者，不独正语作词。夫瞿娥义社，天下一家，虽有谜韵，学者反被其误，半是南方之音，不能施于四方，非一家之义。今之所编，四海同音，何所往而不可也。诗禅得之，字字皆可为法。余曰：尝有此恨。切谓言语既正，谜字

亦正矣。从葺音韵以来，每与同志包猜，用此为则。平、上、去本声则可，但入声作三声，如平声‘伏’与‘扶’，上声‘拂’与‘斧’，去声‘屋’与‘误’字之类，俱同声则不可。何也？入声作三声者，广其押韵，为作词而设耳，毋以此为此，当以呼吸言语还有入声之别而辨之可也。德卿曰：然。”^①明王伯良《曲律》讥笑“德清浅士，韵中略疏数语，辄已文理不通”。^②上面这段文字写得确实不怎么高明，但还能大致读懂。孙德卿是亳州人，应该比较接近“中原之音”，认为“《中原音韵》三声，乃四海所同者”，赞扬周德清把四声派入三声。周德清则站在“南方之音”立场，强调“呼吸言语之间还有入声之别”。周德清虽然说服了孙德卿，但从这段话正可以看出，由于两人的语言背景不同，对入声的看法也完全不同。

周德清编写《中原音韵》看来是在他的家乡一带完成的，和他讨论研究音韵问题的人绝大多数都是他的同乡，这一带方言至今仍保存入声^③，周德清是在有入声的语言环境中根据当时北曲用韵的情况编成这部《中原音韵》的。从北曲用韵看，入声明明已经派入三声；从自己的方言看，入声又明明存在。周氏自然不可能用现代语言学的观点来解决这个矛盾，于是只好屡次声明“呼吸言语之间还有入声之别”，入派三声只是“以广其押韵，为作词而设”，这些话显然都是站在有入声的方言的立场来解释入声已经消失的“中原之音”的。了解到这一点，就不会被“入派三声”和“呼吸言语之间还有入声”之间的矛盾所困扰，也就不会得出《中原音韵》还保存入声的结论了。

入派三声的规律是周氏根据北曲用韵归纳出来的，他在“正语作词起例”中说得明白：

“平、上、去、入四声，《音韵》无人声，派入平、上、去三声。前辈佳作

①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卷一，212—213页。

②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卷四，111页。

③ 参看颜森“高安(老屋周家)方言的语音系统”，《方言》1981年2期。

中间，备载明白，但未有以集之者。今撮其同声，或有未当，与我同志改而正诸。”^①

如果他自己的方言也没有入声，又何必一定要从“前辈佳作”中去“撮其同声”，并且声明“或有未当，与我同志改而正诸”呢。这并不是一般的谦虚话，周氏是精于曲律的，编写《中原音韵》的态度也是很严谨的，入派三声是他对韵书的一大革新，可是偏偏自己方言又有入声，因此对入声的分派采取极其谨慎的态度。

既然《中原音韵》入声已经消失，为什么周德清还要把它另立一类，“使黑白分明，以别本声、外来”呢？除了他自己方言的影响外，更重要的是“平、上、去、入”四声系统一千多年来对读书人的深远影响，注意到这一点，才能比较全面地了解周氏何以对入声如此偏爱，一定要把入声分列出来，造成《中原音韵》还保存入声的假象。

从《中原音韵》时期开始，入声在北方一些方言区逐步消失，但是我们绝对不能低估入声在已消失入声的北方方言区中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说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也就是说，直到距今三四十年前才完全消失。历经六百多年，入声始终顽强地存在于以北京话为中心的北方方言的读书音中，这和我国传统诗歌韵文讲求平仄和四声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入派三声现象打乱了传统的平仄概念和四声系统，一大批入声字变成了平声，作诗填词甚至查检工具书都成了问题。于是，口语里明明没有了入声，也要在读书时硬加上死记硬背，而且要把它读成比较短的调子，一切读书人都要遵循，直到五十多年前我在北京读小学时仍是如此，更不用说一二百年甚至几百年以前了。

入声影响之大使得二十年代提倡注音字母的一些语文改革先进人物都无法抗拒，1918年公布的注音字母就把声调分为阴平、

^①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卷一，210页。

阳平、上声、去声和入声五个声调。1920年王璞在上海编制的“中华国音留声机片”和1921年赵元任在美国编制的“国语留声机片”阴阳上去四声全依北京话，但又都保存入声，读音略短促。^①1924年，刘复《四声实验录》出版，这是用当时的先进仪器对汉语四声进行科学研究的第一部著作，刘氏在对北京话声调所做的分析中发现入声单成一类，他在附注中说：

“大家都知道北京是没有入声的；可是我用《五方元音》上所载的入声来一试验，结果虽然与下平[按：即阳平]相近，却也并不全同。”^②

从今天实验语音学的标准看，刘氏对声调的测断自然比较粗疏，但从中也完全可以看出当时一般说北京话的读书人仍是把入声看成单独一类，并且有意把它读成另外的调子的。直到1932年当时的教育部公布《国音常用字汇》时才在该书说明中明确提出：“本书对于旧入声字，依北平音系，分配于阴平、阳平、上、去四声之中”。但是，下面还紧接着一段值得注意的文字：

“可是，入声的读法，还应该兼存。因为讽诵前代的韵文，尤其是律诗与词，若将某某入声字读成阴平或阳平，或将一首诗中几个押韵的入声字读成阴平、阳平、上、去几个不同的声调，必至音律失谐，美感消灭，所以这是应该依旧音读为入声的，……故本书对于旧入声字，虽依北平音分配于阴平、阳平、上、去四声之中，但不与原读这四声的字相混，用‘ㄛ’号标明，并记入声的拼法于下。”^③

从这段文字正可以看出“前代的韵文，尤其是律诗与词”对北京读书音影响之大，入声依靠这种影响，一直顽强地保存在北京话的读书音中。在此以后，1937年张洵如编的《北京音系十三辙》以及解

① 参看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卷二，当时有所谓“国音”和“京音”之争，争论的焦点也就在“国音”是否应该保存入声。

② 刘复《四声实验录》，56页，上海群益出版社。1951年中华书局重印。北京话的发音人是当时和刘氏一起在法国留学的陈绵，虽然是福建人，但生长在北京，说一口地道的北京话，能代表当时北京一般读书人的口音。陈氏后来成为著名话剧导演。

③ 转引自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268—269页。

放初(1950年)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编的《增注中华新韵》都仍旧把人声单列在各韵之后,标明“入变阴平”“入变阳平”等等,可以说是和《中原音韵》的“使黑白分明,以别本声、外来”的办法完全相同。

以上简略回顾从二十年代注音字母到五十年代《增注中华新韵》的历史,只是想说明这样一个道理:二十世纪的语言学家在拟定注音字母和编写韵书时尚且对入声如此“恋恋不舍”,又怎么能要求六百年前的周德清就能和入声彻底决裂,更何况他自己方言里原本就有入声。如果五六百年以后有人根据上述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的书面材料推断出北京话在二十世纪时还有入声,并不能认为是荒唐可笑的,因为有注音字母和一些韵书甚至语音实验的成果为证,比我们今天研究《中原音韵》的材料丰富得多,但结论终究是不可靠的,因为没有注意到这个时期读书音和口语音的分别。

周德清所归纳出的入派三声规律基本符合元代戏曲用韵情况,也和今天北方方言区入声分配情况相符合。只有清入声的归属是个问题。杨耐思同志曾指出:“元代的戏曲里,中古清入声字叶入上声的,恐怕还不到半数,而周德清则一律派入上声”,认为这是周德清“未当之处”。^①如果只和元曲用韵比较,也可以说是周氏处理未当,但以周氏编写态度之谨严,恐非一时疏忽,而是另有所据。最大可能是周氏编写时除从元曲中“撮其同声”以外,还以中原地区某些方言作为参考标准。这些方言是否就可以算是《中原音韵》的语音基础,目前还很难考订。

现代北方方言中,确有把清入声字全归入上声的,例如胶辽官话(包括青岛、烟台、大连等地)就是如此,^②这些方言与《中原音韵》时期的“中原之音”是否有联系,目前还不得而知。现代北京话清入声是分别派入四声的,根据本文下节的分析,并非象一般所说

① 《中原音韵音系》, 48 页。

② 参看李荣《官话方言的分区》,《方言》1985 年 1 期。

的那样漫无规律可寻,读成上声的可以算是例外字,数量很少。语音规律不是短时期所能形成的,元大都话是北京话的祖语,看来在元大都时期把清入声全归入上声的可能性很小。这样,周德清所参考的方言很可能并不是元大都话,而是接近于今天胶辽官话的某些“中原”方言。

(二) 现代北京话“入派三声”的规律

《中原音韵》里“入派三声”有很强的规律性:古全浊入归阳平,古次浊入归去声,古清入归上声。这些规律在现代官话方言中有的符合,有的不符合。古全浊入归阳平可以算是从古至今的一条通例,至于古次浊入和古清入则各方言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中原音韵》一致的只有胶辽官话。最复杂的是北京官话,古清入分别归入阴、阳、上、去四声,一般认为漫无规律可寻。^①

五十多年前,白涤洲在《北音入声演变考》(1931)中根据《广韵》693个入声切字今读情况归纳出两条规律:^②

1. 属于塞声和塞擦声的清声不送气各纽,或塞声、塞擦声和擦声的浊声各纽的入声字,现在北音读阳平。

2. 属于塞声和塞擦声的清声送气各纽,或鼻声、边声和影喻各纽的入声字,现在北音读去声。

白氏把所有古入声字都归入现代阳平和去声两类。古全浊入归阳平,古次浊入归去声,这是大家所公认的,也是和《中原音韵》相同的。至于古清入,白氏根据统计结果认为归类与声母是否送气有关:不送气清入归阳平,送气清入归去声。这是很重要的发现,可惜只列出统计结果,没有把这693个入声切字的今读列出来,无从核对。实际上《广韵》中有不少入声切字,包括列在它下面

① 参看李荣《官话方言的分区》,《方言》1985年1期。

② 见《女师大学术季刊》二卷二期20页,1931。

的同音字，都是不常见的僻字，现在应该如何读，只能根据反切来推断，把推断出的今读和实际存在的今读放在一起统计，就会大大降低统计结果的可靠性。此外，入声字受读书音影响最深，白氏在确定今读时是如何对待读书音的，也已无法知晓。

陆志韦看到了白涤洲统计的这个缺点，在《国语入声演变小注》^①(1948)一文中，陆先生根据北京话口语单音词古清入声字的读法重新做出统计，统计结果如下：

	阴	阳	上	去
古不送气清入变	38	42	23	13
古送气清入变				
(1) 带塞音的	34	10	11	26
(2) 纯擦的	$\frac{22}{56}$	$\frac{2}{12}$	$\frac{7}{18}$	$\frac{8}{34}$

陆先生指出，这张表和白氏的统计有两点不同：“(1)口语上，送气并不教清入声变为去声，至少不像读音的集中。(2)不送气的清入声多变阴平声跟阳平声，少变上去声，不像读音的集中在阳平声。”白氏的统计是否就完全代表读书音，似乎很难肯定，但至少两家结论是很不相同的。可惜陆先生也只列出统计结果，没有把每个人声字在口语中的读法列出来，也是无从核对。^②此外，一共只统计了120个字，数量太少，也比较容易出现误差。陆先生在文章最后说：“严格的说：要问中古清入声怎样变成今音的，我们的回答还只可以是‘无规则’，‘不知道’。”这几句话可以说是代表了近几十年来语言学界的普遍看法。

古清入声在现代北京话里是否确实变得“无规则”，白涤洲的

^① 《燕京学报》34期，1948。

^② 从陆先生文中所举今读的少数例子看，有些读法值得商榷，例如认为“紮、跌、击”今读阳平，“识、撮”今读去声等等(25页)，就不尽符合北京口语实际读音，其中有的至少是两读并存。

“有规则”结论是否应该被推翻,由于白、陆两家的统计材料都无法核实,很难做出正确的判断。要想彻底弄清这问题,只能重新再做一次统计。

本文选择了 540 个常用古入声字作为统计对象。统计的最大困难在于古入声在今读中的声调异读相当多。异读最多的如“索”字,可以有四种读法,四声俱全;此外如“缉”字,可读阴平、阳平和去声,“幅”字可读阳平、上声和去声,都有三种读法,至于有两种读法的就更多了。对待这些异读材料,不能只根据自己的正音标准决定取舍,只要有这样读的,就应该承认,如果在大量的异读入声字中只选择一种读法来统计,势必会大大降低统计结果的可靠性。^①

在统计古入声字今读时,首先必须把有异读的和没有异读的区分开。有异读的入声字可以分为两种:1. 自由异读,如上举的“缉”和“幅”,可能是不同的人读法不同,也可能在同一个人嘴里就随便读,总之,没有任何条件。2. 条件异读,如“答”在“答应”中只读阴平,在“回答”中只读阳平,因词而异。另外有一些异读字的自由异读只出现在某些词中,因此也是有条件的,也应该归入条件异读,如“尺”一般读上声,但在“尺寸”这个词中则有阳平和上声两种读法,“拨”一般读阴平,但在“挑拨”这个词中则有阴平和阳平两种读法。对某一个古入声字在北京话里是否有异读以及应该怎样异读,由于每个人的语言背景不同,肯定会有不同的看法,但就总体来说,总是大同小异的,少量的分歧意见并不会影响统计结果的可靠性。本文所选择的 540 个古入声字中,共有 133 字有异读,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其中自由异读 96 字,条件异读 37 字。

没有异读的古入声字共 407 个,这些字读音稳定,用来做统计

① 白涤洲和陆先生是如何处理这些异读入声字的,已无法了解,但从他们的文章看,似乎并没有考虑这因素。

最为可靠,下面是这 407 个字的统计结果: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共计
古全浊入	1(1%)	81(83%)	1(1%)	15(15%)	98
古次浊入	3(3%)	1(1%)	0(0%)	107(96%)	111
古清入	<u>53(27%)</u>	<u>42(21%)</u>	<u>19(10%)</u>	<u>84(42%)</u>	<u>198</u>
	57	124	20	206	407

规律性最强的是古次浊入,111 个例字归入去声的有 107 字,占总数的 96%,只有四个例外,其中三个口语动词“拉、捏、摸”读阴平,另一个“膜”读阳平。古全浊入的规律性就差一些,98 个例字归入阳平的有 81 字,占总数的 83%,归入阴平(淑)和上声(属)各一,其余 15 字归入去声,占总数 15%。古清入例字最多,共 198 字,分配似乎没有明显的规律性,但归入上声的最少,只占总数的十分之一。本文上节已经提到,只从这点看,就已经很使人怀疑《中原音韵》所代表的“中原之音”并不是现代北京话的祖语。

白涤洲曾发现古清入的今读和声母是否送气密切相关,陆志韦先生根据他所统计的口语材料基本推翻了白氏的结论。现在我们再根据本文所选择的 198 个古清入声字对这问题做一次检验,看看古清入分派在北京话里时究竟有没有一些规律可寻。下面把这些古清入声字分为不送气、送气、擦音和“影”母四类,统计结果如下: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共计
不送气	15(20%)	38(51%)	12(16%)	10(13%)	75
送气	21(30%)	2(3%)	5(7%)	41(60%)	69
擦音	12(32%)	2(5%)	1(2%)	23(61%)	38
“影”母	<u>5(31%)</u>	<u>0(0%)</u>	<u>1(6%)</u>	<u>10(63%)</u>	<u>16</u>
	53	42	19	84	198

以上统计证明白涤洲的结论基本上是正确的。从上表可以明显地看出,送气、擦音和“影”母的分配情况相同,可以合并成一类,这类

都约有百分之六十归入去声,约有百分之三十归入阴平,归入阳平和上声的很少。不送气独成一类,归入阳平的约一半,其余分入其他三声,但也是归入阴平的比较多。因此,应该承认古清入在北京话里的分配还是有它的规律性的,只是没有古全浊入和古次浊入的规律性强罢了。

下面讨论有异读的古入声字。这类入声字在北京话里读音不稳定,不适宜用来作统计材料,但是,从异读在四声中的分配情况,也可以看出总的趋势是与上述规律相吻合的。下面是古入声字北京话异读分配表(按异读的次数统计)^①: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共计	异读
古全浊入	5	36	2	30	36字	37次
古次浊入	2	2	4	8	8字	8次
古不送气清入	23	34	6	13	36字	40次
古送气清入	10	2	5	8	12字	13次
古擦音清入	17	17	10	28	33字	39次
古“影”母	5	4	0	7	8字	8次
					133字	145次

从上表可以看出,古全浊入都有阳平一读,另一读绝大部分是去声。古次浊入都有去声一读,另一读分入其他三声,古不送气清入除两字(鲫、笃)外,都有阳平一读,另一读绝大部分是阴平。古送气清入除四字(匹、劈、撇、尺)外,都有去声一读,但读阴平的比去声还要多两字。古擦音清入除五字(失、忽、锡、撒、黑)外,都有去声一读,另一读分入其他三声。古“影”母除“挖”字外,也都有去声一读,另一读分入阴平和阳平。古清入除符合规律的一读外,另一读绝大部分是阴平,倾向性是很明显的;此外,四类古清入都有不符合规律的例外字,而古全浊入和古次浊入则无一例外字,这也说明

^① 有一些异读字的母和声调都不同,这类字的异读除少数外(如“色”sè, shǎi),大都属于旧读书音(如“黑”hēi, hè, “百”bǎi, bǎ),为了使统计材料单纯,一律未计算在内。